

高中组

赛题之一：发现

发现的困惑

江苏梅村高级中学高三 杨任

人类诞生数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地从事着两项基本活动：一是发现事物，一是改造事物，而发现是为了改造。

发现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大小的，天上有云是发现，细胞中有细胞核也是发现。

可在世人眼里，也许却不。

门背后有个洞，一定是小鸟开的门。这个简单的发现明显加上了想像，假若这是个三岁小孩说的一定会让人觉得这小孩聪明，可搁在一个十三岁孩子身上，恐怕这孩子不被冠以白痴之名也会被认为是傻瓜。

为了不把那个聪明的孩子“扼杀”，家长们拼了老命地教：门背后有个洞是老鼠开的，记着！为了“挽救”那个傻傻的孩子，家长们又会无奈地教：门后有个洞是老鼠开的，

记住！

于是，往后孩子们有了发现就放弃寻找答案的机会，直接问父母，父母答不出，“你这孩子，笨死了，这也问！”从此一个“白痴”被真正地扼杀了。

这真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也为发现这现象而悲哀。

而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第一个绰号正是“白痴”，牛顿在研究苹果为什么掉到地上时也被人认为是傻瓜。

亚里士多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发现了许多定理定义，涵盖了物理、数学、哲学等多个方面，他的思想理念至今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现今的学术家，同时他也发现了无论鹅毛还是铁球都会往下落，只是速度不同，于是他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由质量决定。这个结论延续了千年。

但是，当伽利略推翻这个结论时，人们并没有说亚里士多德是个笨蛋，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可伽利略开始却被称之为骗子。换过来看看，当我们在 $\text{Cu}-\text{Fe}$ 置换反应中发现了绿色附着物——“胡说”连初中生都知道 Cu 是红色的，你们动不动脑子……瞧！就差没说我们是笨蛋了。其实也不过就是试剂中有杂质而已，就动那么大肝火。长此以往，我们学会了一样事情，实验报告都是隔夜填好的，因为我们所做实验的所有数据、现象，结论都会在书本笔记中出现，所以实验课形同虚设。推而广之，我们的学习又何尝不是这样的。

小学五年级时，一次做数学题，老师上课讲的用“ $+$ 、 $-$ 、 $\times$ 、 $\div$ ”五步完成，可我发现用自己的方法只需四步，其实在来看不过是运用了点加法定律而已，可老师却把我叫到办公室横竖教，偏要我用他的方法，怎么办呢？老师为大噢！

只要教育部没发通知，书上说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

的！——这是一条我也奉行的“真理”。

长此以往中国孩子自然学乖了，难怪诺贝尔奖有炎黄子孙的名，无中国人的份。

就这么回事，一方面拼命提倡个性，一方面又拼命按规定运行。是的，以我们这个年纪发现许多不合理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我们不完全了解它们的本质，但十万分之一例外总会有吧，事物本来就在曲折中前进嘛。套用生物术语，变异是不定向的，进化是定向的。

问题是进化需要大自然在无数变异中选择出有利变异后才有的。

最后我只想说，我家的那扇门，门背后有个洞，是一只啄木鸟啄出来的。

（指导教师 杨亚平）

死亡体验

广东深圳教育学院附中高二 方冬朋

我发现，我死了。我悬浮在空中，看着地上那些紧张慌乱跑来跑去的人们，看着被塞上救护车的我那曾经寄居过的旧皮囊，看着那辆扬尘而去的救护车，我高兴地挥挥手，拜拜！

自由了！我终于解脱了！

我高兴地在空中翻跟头，没有了地球引力，我可以做出

各种平常想做又不敢做的动作。可惜，没有一个观众。开心吧？是的，我很开心，摆脱了尘世那所有的烦恼，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轻松感。我已无暇去照顾那隐隐的伤感。

我死了。我在上学的路上被一辆违规的车撞倒，而肇事车却逃得无影无踪。

我只感到一瞬间的疼痛，就没了知觉。那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会飞了。我已摆脱了尘世的一切烦恼，摆脱了高考，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作业，摆脱了老师的管束，摆脱了父母的唠叨……

地上那滩曾经属于我的鲜血已经干涸，我对那些面带愤怒或同情的人们也没了兴趣。让他们忙去吧。我不愿像穿着衣服的猴子一样被人品头论足，还是四处逛逛吧。

鬼使神差地，我竟荡回了教室。他们应该知道我躺在医院的事吧！有没有人为我感到难过呢？耸耸肩，没可能。我在班里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忽然，好像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本能地回头。哦，我的死对头，肯定是幸灾乐祸的。小人。“不会的，……一定不会，一定不会有事的……”难道是我听错了？可分明带着哭腔，还伴随着哽咽。我愕然。我发现今天难得的安静。平时爱笑的化学老师，慢慢地放下手中的笔，轻轻地说：“她会没事的……她会醒过来的。”末了，还缓缓地叹了口气。老师记得我！她竟然能说出我的名字！她还挂记我这个上她的课经常开小差的学生！而且，我还是这么平凡。我一直以为，她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教室喧闹起来了，课也没法上了。奇怪的是老师竟没有制止。有的同学提议给我捐款，有的气愤地咒骂着司机，更有些女生，伏在桌子上哭起来了。有人提议一下课就去医院

探望我。不，别去！我大声喊，却发不出声音。我激动起来了，我忘了自己是一个已没有形体的记忆体。没想到，竟会有这么多人为我担心。

我的信心动摇了——难道是我错了？可我实在珍视眼下的这份轻松和潇洒。我咬咬牙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教室。

我打算最后一次向校园告别。我曾经在那棵桂花树下朗诵课文，我曾在夕阳下与好友在那条林荫道上轻松地漫步。对，那个晚上，我还曾悄悄地对着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许过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可如今，物是人非，我却选择了当一个逃兵，放弃了曾经拥有的梦想。因为我不想承担什么责任。

书声琅琅的校园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寂寞。

眼不见，心不烦。我只能回到急救室。

悬浮在病床上空，我俯视着那副苟延残喘的躯体。妈妈在一旁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眼泪滴落在我手上。哭得肝肠寸断的妈，还有那流着泪的从不曾流泪的爸，已经守了我很多天了吧？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看着妈拿着毛巾，为我轻轻擦拭脸上的血迹，没有血色的嘴唇在喃喃地抽动着，是在为我祈祷吗？我只看到成串的泪珠穿过我的手心，落在白床单上，留下一摊水渍。父亲把手放在妈的肩上，我可以看到他那满脸新生的胡茬。这真的是我那一向精神焕发的爸爸吗？

床上的那个我在沉睡，空中的我在沉思。人，一出生就负上某种责任，没有人可以只为自己而活。所以，自杀的人无论是在东方的神话还是西方的圣经中，都是要下地狱的。我一直嘲笑那些自杀的人，可今天却不敢嘲笑懦弱的自己。

妈还在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看到了父母拳拳的心，似

乎还有自己眷眷的心，看来，我无法推卸那份属于自己的责任。

我无奈地对自己说：好好活着……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别人……

慢慢地奋力地睁开那沉重的眼皮，我又感到了疼痛。

（指导教师 阳玉生）

老劳模

甘肃兰州铁路第三中学高二 张驰

街道上的灰尘和阳光混杂在一起让人觉得窒息。吴建生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熟悉的街景在眼前闪烁。“这样回家应是最后一次了吧！是的，最后一次了。”吴建生自言自语地说着。他拖着深重的步伐走着，走在那街的远处了。

吴建生是一个印刷厂的老劳模。说他老劳模一点都不过分，从他开始插队起只要是评选劳模，他就没落下过。奖状挂了一屋。到他家的人，如果不了解情况还以为是个“裱框店”呢！吴建生对此很自豪。可是就在两小时前，这一切化为了乌有，他所引以为荣的劳模称号竟与下岗联在了一起。他极力使自己冷静，以致无愧于自己曾经的光荣。但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厂领导对他说锅炉房还有个空缺，他可以去顶替一下。也许这话严重地刺伤了一个已步入中年的人的自尊，他愤然在下岗名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吴建生。他就

这样走了。临走时工友们没有说一句话，因为这预示着自己的命运。也许吴建生此时最难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吴言。吴建生五年前和妻子离了婚，儿子出人意料地选择跟了他。其实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总觉得既然儿子跟了他，就要让他过得好一些，但自己现在下了岗，以后的生活……吴建生不敢往下想。

“爸，您回来了。”吴言在屋里写着作业。

“嗯。”吴建生轻轻地答了一声。

“您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嗯，没啥，就是早了一会儿么。”

“您今天是怎么了，和领导吵架了吧？要不就是不舒服？吃点药呀。”

“你烦不烦，年纪不大，废话一堆。看看你的球鞋才穿两天，这么脏，你和泥去了。一点儿都不让人舒心，我一个人带你容易么？”吴建生生气地说。

“爸，您怎么了？”吴言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吓呆了，自从他记事起父亲就从没对他发过火，他不知道和蔼可亲的父亲为什么这样生气。他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吴建生坐在床边看着睡梦中的吴言，心里充满懊悔。他想，就算自己下了岗，气也不能往儿子身上撒。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次下了岗，对自己也许还是次机会，把握好了，人生也许就此改变。想到这，吴建生长舒了一口气。月亮从雾云中透出丝丝银光。

“快吃饭，书包收拾了么？别老吃咸菜没营养。我给你煮的鸡蛋，在桌上，吃完了上学。我先走了，走时把门锁好。”“呃”吴建生就这样走了。他要在儿子面前装着去上班。但公交车一辆辆地从他面前开过，他都没有上。因为他

正徘徊在人生的交叉点，每走错一步，人生都会改变。此时，吴建生心想，自己是个劳模，又有工作经验，起点就应放高一些。他这么一想，就向着市中心走去。

“请问，你们这是不是招聘技术员？”吴建生问道。

“是呀！你是应聘人的家属吧，请让他自己来。”经理说。

“您误会了，我就是应聘人。”吴建生解释道。

“你？”经理吃惊地看着他。

“是的，是我，我是一个下岗工人，有三十年工作经验。”

“我不管你有多少年工作经验，我们只招三十岁以下的，快走，快走。”

“我……我是个劳模呀！”吴建生有些结巴了。

“劳模？劳模值几个钱呀！哈哈……”

办公室一阵哄笑。吴建生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屋里那哄笑声犹如一把把尖刀刺痛着他的心。他恍惚着从那里走了出来，街上依然晴朗。吴建生漫无目的地走着，他发现自己的心在被一层层剥开，他就这么走着。

“别动，跟我们走。”一个人突然用刀顶住了吴建生的腰。吴建生从不信祸不单行这句话，但今天真在他身上应验了，然而他现在对生活已无信心，他真希望那歹徒给他一刀，也许自己还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歹徒将吴建生带到了一个胡同，这时又从胡同那头来了几个人。他们将吴建生围住，带头的人说道：“哎，放聪明点，快把钱交出来，听见没有？”吴建生淡淡一笑，说：“钱一分没有，你们要想杀我随便吧！”“他妈的，敢耍老子，给我打！”吴建生渐渐在疼痛中倒下了，眼中那刺目的阳光也被血色遮盖了。耳中

不断的骂声和打声也离他远去了。眼前扬起了层层尘土在天空飞舞着，飞舞着……

儿子送来的饭，吴建生一口也不想吃。从他住进医院后，他没和任何人说过话。那帮打他的人也真狠，把他的双腿全打断了。他一个月没下床。今天医生对他说骨头已经长好，可以下床走走了。但他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

天黑了，吴建生悄悄地走到了窗边，他看着月亮，想：“人生会有很多发现，在我四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一个劳模最终还是没有发现我人生的价值。上天给了我抉择权，但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呢？难道我人生的价值只是一墙裱框内的废纸么？”吴建生想到这，抬起头望着月亮，自言自语地说：“我一生所见的月亮怎么都是在那云雾的后面呢？”秋夜的风微微地吹着，那病房中的窗帘就这样在风中飞舞着。

秋日的细雨还在轻轻地下着。从墓场的那头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他打着伞，手里握着一束花，缓缓地走到了一小块墓旁。静穆了片刻，青年将手中的花放在了坟上。他缓缓地说：“爸，我来看您了。从您走的那天我一直没来见过您，但现在我已考上了大学，很快就要去另一个城市了。这三年来，您自杀的阴影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说真的，您刚走的时候我真有些怨恨您，怨恨您自私，把我一个人扔在了这世上。我想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吧！别人都能战胜他，为什么您不能呢？您以前常问我为什么在您和妈妈离婚时跟了您，其实我是怕您忘了我，但到最后您还是舍我而去了。”说到这吴言已泣不成声了。“我觉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的是发现自己的价值，爸，您错就错在没有真正认

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您常说自己是劳模，但劳模是什么？劳模就是在任何岗位都能发光发热实现自己人生意义的人。您当初看不上烧锅炉的，所以那些招聘人同样也看不起您。爸，看这些花都是我自己做的，漂亮么？我马上就要走了，很久，哦，不，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欣慰的是能在我临走时让您在九泉下发现自己输在哪儿。好了，爸，我走了，您安息吧！”

雨依然下着，吴建生坟上的那束花被雨淋得慢慢掉了色，但那花瓣上依然看见了一个“奖”字。

（指导教师 刘军锋）

半截纸币

重庆忠县师范学校原上草文学社 罗晓艳

（一）

天灰蒙蒙的，下着淅沥淅沥的小雨，伴着斜风，给荒芜的大地平添了一抹孤寂。屋子里弥漫着湿漉漉的雾气，一切都显得那么地冷清。

“孩子她妈，你看，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怎么办？”父亲深情地望了望已被病魔折磨得不堪一击的母亲，六神无主。

“呃——”母亲呻吟了一声，显得那样地微弱与憔悴，但又格外地兴奋。最近，母亲愈来愈瘦了，常被突然袭来的

疼痛弄得浑身痉挛。

一股初秋的冷风袭来，瑟缩在墙角里的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我下意识地看了眼床沿上的父亲，他正“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浓浓的烟雾中，似乎突然苍老了许多。我不忍地将目光移向了屋顶的瓦椽上，内心深深地明白：父亲为我们的生活虽挣扎得死去活来，但家境仍是一贫如洗。

模糊的泪眼中，我发现了父亲的双眼红红的。

不，不，我不能这样的软弱，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

我使劲地擦了擦眼睛，走到了父亲的身旁：“爸，没什么的，我已经中学毕业了，可以到外地打工挣钱嘛！”

父亲只是默默地低着头，没有开口。

（二）

开学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家里仍是空空如也。我终于相信命运了：不再奢求什么了，不再怨天尤人，不再自艾自怨……

我家与村小学仅有一墙之隔。这所仅有两名教师的三间破土屋学校热闹起来了。这一群光着脚丫的山娃围着他们的老师跳着，唱着，喊着……这一切，只让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语句：“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一个人跑到屋后竹林里，偷偷地抹着眼泪。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煎熬，拿定了南下打工的主意。

“娘，我走了，以后你要保重好你自己……不要挂念我……”我来到了母亲的床前。

憔悴的母亲睁开微闭的双眼……忽然，她用枯瘦的手臂支撑着上半身，另一只手十分艰难地在内衣兜里掏了半天。

“孩子，这是娘省下的五元钱……咳……咳……”一阵剧烈的咳嗽声阻断了母亲的话。

“不，娘，我不要……”望着母亲干瘪的手上紧握着的皱巴巴的五元钱，我慌忙地摇了摇头。

“咳……咳……”她还要说什么，又一阵急促的咳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母亲只努力地向上挣扎着，使着全身力气，把手伸得长长的。

此时，我心如刀绞，猛地踏出了门槛。而母亲更加剧烈的咳嗽声却不停地从身后传来……

（三）

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家门前那条熟悉的羊肠山道上，不时地回头望别那矮矮的土墙小屋。刹那间，我看见了父亲。

“孩子，我送你！”父亲挤出了一丝苦笑。

一路上，父亲只是默默地走着，没有一丝言语。

挤上列车，透过车窗，我发现了父亲那张消瘦的面孔，填满了无限的惆怅与失落。

父亲和我一直沉默无语。父亲的喉结虽上下滑动了好几次，但他那厚厚的两片嘴唇却一直紧闭着。

车快开了。父亲终于挺了挺腰杆，直起背来：

“孩子，这是你母亲托我给你的钱，她嘱咐我一定要你带上……”

我抬起头来，目光又与那皱巴巴的五元钱相接了……顿时，手像被什么钳住似的，始终没有动。

“嘟——”汽笛声长长地拉响了。

“快，孩子，带上它，你母亲说也许能派上用场……”父亲慌了神，而我早已泣不成声了。

车开始启动了。父亲仿佛傻了眼，仍本能地拿着那皱皱巴巴的五元钱愣在那儿。突然，他又发疯似地向我追来……

“快，孩子，带上它……就算你娘……快……”

泪水顺着面颊不停地往下淌，我终于被动地伸出了右手，但无情的车轮仍不停地向前滑动着。

“啪”这张皱巴巴的五元人民币在我手接触的一刹那，被扯成了两截。

“啪，啪……”我的脑子炸开了，我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被针刺着。

迷惘的泪水中，父亲的身影依稀可见，母亲的一翕一动历历在目，我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半截纸币，怔住了。

车，不懂感情的车，快速地向前驶着……父亲和家乡的一草一木早已从视野中消失。不知何时，窗外已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层湿漉漉的雾气弥漫在空气中……我抹了抹隐隐作痛的双眼，迅速地把皱巴巴地半截纸币放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指导教师 麻庭富）

丰收后的发现

贵州思南民族中学高二 王义斌

凌晨的凉风，搂着丝丝晨雾窜进山寨，将沉睡的村民置于迷蒙中。随着“咯咯——”一声鸡鸣，德富老头便披衣开

了门，他来到院子里，躬身整理好收割工具，便担着箩筐出了门。

德富老头就是这样，每天第一个出门，最后一个收工回家，虽六十多岁了，可那勤俭劲儿一点没改。他踏着晨露到了责任田边，看着晨曦下一片黄沉沉的谷穗，舒心地微笑着，习惯地弯腰伸手托起一束谷穗，看着手中一串串金豆豆，额上的皱纹顿时拉平了许多。他咧开嘴，胡子一翘一翘地自语：“这才叫一寸功夫一寸金啦！”德富老头恪守这一名言，成了龙家寨的首富，家中积谷如山，每逢赶集他把一袋袋谷运到粮站，换成一沓沓“四个老人头像”，令周围的人羡慕得直流口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德富老头每逢农闲的日子，清晨总要坐在椅子上喝一杯浓茶，抽一阵旱烟再出门，他年轻的侄儿也总在这时跑来向他借钱。他常眯着眼抽着烟听侄儿说明原委，再告诉年轻人“要以农为本，切莫歪门邪道”，随后在侄儿的“是，是”声中返身进屋取出一叠“四个老人头像”给他，笑眯眯地看他愉快离去。

此时，德富老头正看着一串串金豆豆出神，不料一颗晶莹的露珠从谷叶尖滴到他手心，一丝凉意直透心尖，顿时勾起心事，胸中便有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他无奈地弯腰开始割谷了，太阳升起竹竿高时，身后已倒下一大片沉甸甸的稻谷。德富老头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坐下开始抽旱烟。“这时，村里传来侄儿的食品加工厂的机器声，机器的喧嚣使他更烦闷，前天卖粮给侄儿的那一幕又浮在眼前，他叹了口气，左手拳头狠狠地击在地上，“唉……”

自乡粮站停收议价粮后，粮价一跌再跌，德富老头心想：“积谷如积金啦，老子才不贱卖给你呢！”他一怒之下把所有的谷子锁进大仓，那还不算，去年又造了一间新仓，把

自己的劳动果实紧紧地锁在里面。不料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粮价跌得让人瞠目结舌，为了存放今年的新谷，他打算卖掉陈粮，可价贱不说，连买主都不易找到。德富老头心想：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金黄的谷子烂掉？此时到广东打工的侄儿回村办食品加工厂，对此德富老头表示怀疑，他劝侄儿：“还是做稳妥点，莫花空档子钱。”侄儿这回没听他的，在一阵轰鸣声中他的食品加工厂开工了。

前段时间乡亲们都把谷子卖给食品加工厂了，而德富老头却舍不得卖。时间在机器轰鸣声中溜过，地头的谷子也黄了，德富老头急得睡不安稳。前天夜里，终于下决心走进了侄儿的家。西装笔挺的侄儿一见“恩人”赶紧让座沏茶，德富老头说明来意后，惴惴地问：“你收谷多少钱一百斤？”“二十五元。”侄儿边答边掏出一盒烟，敬了他一支。德富老头问：“你这烟多少钱一盒？”三十元。”德富老头听了狠狠地将烟砸在地上：“老子一百斤谷还抵不上你这盒烟啦！”侄儿赶紧赔笑说：“老叔息怒，市场上也是这个价，你老的谷我给三十元一百斤，咋样？”德富老头愣了一阵没好气地说：“明天你去称嘛！”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侄儿领了一帮人，他们扛杆大秤打开了老头的大仓。每称走一担谷，他就“唉”一声。称完谷后，德富老头颤动着双手接过侄儿递来的钱说：“刚够肥料钱啊！”看着搬空的粮仓，他猛然发现：“自己这几年的汗水，瞬间就成了侄儿的钞票，老天爷，良心何在？”

秋日的太阳晒痛了他的额头，猛抬头，见太阳升高了，他想继续干活，于是，左手撑地右手扶膝，想先单腿站起但没能站稳，差点摔倒，瞬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生产就如走路，要产销齐步才有出路，老子今年的谷子难道自己就不能

加工成食品卖给城里的娃儿么？

（指导教师 冯光权）

人生如茶

新疆乌鲁木齐市兵团二中高二 董晶晶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人类可以凭借改变心中的态度来改变一生。

——威廉·詹姆斯

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正午的太阳，放肆地炫耀着自己的威力，仿佛要熔化周围的一切。我不住地舔着发干的嘴唇，感到脚下的路已变得模模糊糊，“我，这要去哪儿呢？”满脑昏昏沉沉，两只脚却机械地向前迈着，走向那永远没有路标的前方。

手中紧攥着一元钱，刺眼得使我不敢正视，终于，我忍不住了，那憋着的眼泪……眼前模糊一片……

今天早操以后，我和同学们照例来到校门口的一家小店买饮料。我掏出一元钱，刚准备买，可父亲那紧锁的眉头和满屋子缭绕的熏烟突然从眼前闪过，我颤抖地缩回了手。

“咦，怎么不买饮料呀！”班里的几个“调皮鬼”横在我面前。

我瞥了一眼，转身往外走。

“哟，买不起呀！那早上多喝点稀饭呀！哈哈……”

我愤怒地转过头：“你……”

“你什么呀你。告诉你们，她爸爸下岗啦！”

我的心被猛地一震，那紧攥着一元钱的手，紧紧地抱在一起，我真想走上前……可心中总有一种东西拉着我，我终于转过头去，飞快地向前走。

一切都模糊了。只有那刺耳的嘲笑声如无数的针尖刺入我心中。

“她爸爸下岗了！”

“她爸爸下岗了！”

我使劲地晃着脑袋，想忘掉这一切，可我做不到！

曾经，我有着多么幸福的家庭呀！生活上虽不富裕，可我的心却是那么的富裕。我不仅有着母亲那温柔的关爱，更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有一个高大坚强的父亲。在我幼小的心里，他永远是那安全的港湾。

小时候，同学们每每谈起爸爸妈妈，我总会自豪地说：

“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能干的爸爸，最好的爸爸！”

一到放学的时候，我总能看到父亲那魁梧的身影，我总是扑上前去，在爸爸那结实的背上，说着自己一天的快乐和悲伤。

可如今那安全的港湾发生危机了，父亲下岗了。这对于他来说，真是当头一棒。由于工作的屡次碰壁，父亲变了。他变得脆弱，变得爱发脾气。我们美好的家庭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人再听我的快乐与悲伤了。因为他那受伤的心再也经不起一点点刺激了。父亲一蹶不振了，而我心中的那